



世界文學博覽會 ◇

蒼蠅王

Lord Of The Flies
William Golding



威廉·高汀／原著 劉力堅／翻譯 開今文化／出版

蒼蠅王／威廉·高汀(William Golding)著；劉力堅翻譯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開今文化出版：知道總經銷，1995
面；公分。--(世界文學博覽會；8)
ISBN 957-797-104-0(平裝)

873.57

83011258

世界文學博覽會 8

蒼蠅王

發 行 人／冷遠攷

法律顧問／蕭雄淋律師、張泰昌律師

原 著／威廉·高汀(William Golding)

翻 譯／劉力堅

總 編 輯／戴月芳

執行主編／黃惠娟

美術主編／白儀琪

封面設計／傑士群英工作室

內文插畫／陳正望

校 對／蔡明雲、范雅清

出 版 者／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

TEL：2342666 FAX：9374907

郵撥：1636829-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

電 腦 排 版／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 版 印 刷／世和印製企業公司

總 經 銷／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TEL：9189099 FAX：918910

初 版／1995年1月

ISBN 957-797-104-0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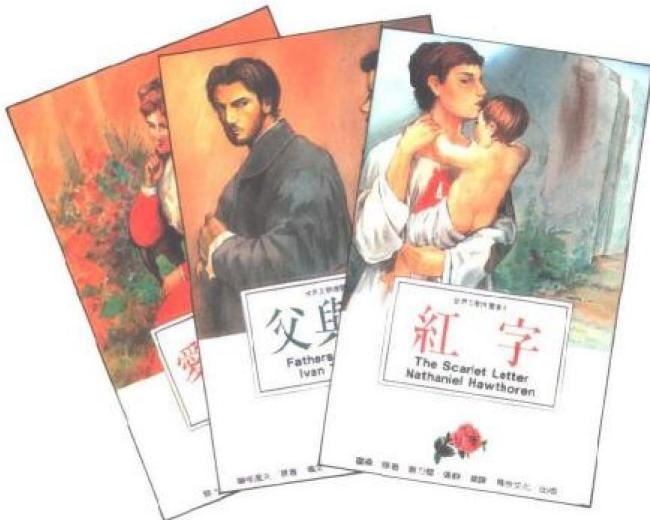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©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, 1995



熱力推薦!!

全新譯本・率先出擊



① 小婦人

阿爾柯特著 售價150元

② 理智與情感

珍·奧斯汀著 售價210元

③ 乞丐王子

馬克吐溫著 售價160元

④ 包法利夫人

居斯塔夫·福樓拜著 售價210元

⑤ 愛瑪姑娘

珍·奧斯汀著 售價210元

⑥ 紅字

霍桑著 售價180元

⑦ 父與子

屠格涅夫著 售價180元

⑧ 蒼蠅王

威廉·高汀著 售價170元



• 作者介紹 •

威廉・高汀(William Golding)

1911年9月19日出生於英國康瓦耳郡。

《蒼蠅王》是高汀第一本小說，深受五〇年代末和六〇年代初期的青少年喜愛。它取代沙林傑《麥田捕手》的地位，為高汀贏得了財富和名聲。他反對立場不明的人文主義。有人稱他的小說為寓言，他則認為係有關人性的神話。著有：《繼承者》、《賓奇・馬丁》、《尖塔》等小說。



世界文學博覽會

蒼蠅王

原著：威廉·高汀

翻譯：劉力堅

出版：開今文化

出版弁言



從人類發明文字之後，「文學」大概也就隨之誕生了吧！初始，人們可能只是單純的將所思所想、所見所聞利用素樸的文字記錄下來，別無心機。然後，緣於文明生活的開展激盪與文人才子的巧思妙意，人類社會開始有了結構嚴謹的章節小說、詞藻典雅的瑰麗散文、撩人心弦的優美詩歌……，它們也成了人類相互傳誦的精神糧食，哺餵著時代渴望滋養的乾涸心靈。於是，經典鉅著、奇文傳構從而不僅左右著時代的思維取向，也令人在每一段靜謐的閱讀過程中，不由自主地與之同歡同喜、共悲共憤！

「世界文學博覽會」是開今文化傾注大量人力，蒐羅最佳原著版本，重新編譯的世界文學賞讀系列，它雖名曰「博覽」，卻非雜蒐選錄。我們的心願是，在汗牛充棟的書海面前，為您提供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鉅著，它們或是傳誦一時，引領無數茫昧的人群；或是擲地鏗鏘，扣握著時代的脈動。同時，我們將先以《小婦人》敲開這扇文學饗宴之門，只要您抱著參觀「博覽會」的輕鬆心情，便能愉悅地品味一道道豐盛甜美的文學佳餚。

「我無法告訴您文學作品中真正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，但當我感覺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知道。」這是知名作家凱薩琳・安・波特（Katherine Anne Porter）在《寫作

札記》中的告白，也是我們決定出版這一系列世界文學名著時的心情與期望。我們的確難以藉著隻字片語就表述出作品的精神底蘊；於是，我們只能期望靠著原著的忠實展現，讓讀者親自去感動作品中內含的靈思，然後也可以大聲的喊出「當我感覺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知道。」

目 錄

蒼 蠅 王

出版弁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 螺號之聲 / | 7 |
| 2 山火 / | 4 9 |
| 3 海灘小棚 / | 7 5 |
| 4 花臉長髮 / | 9 1 |
| 5 水中怪獸 / | 1 1 9 |
| 6 空中怪獸 / | 1 5 1 |
| 7 陰影和高樹 / | 1 7 7 |
| 8 送給黑暗的禮物 / | 2 0 3 |
| 9 死亡的情景 / | 2 3 9 |
| 10 螺號和眼鏡 / | 2 5 3 |

11 城堡岩／281

12 獵手的叫喊／307

威廉·高汀大事編年簡表／342

1 螺號之聲

一個淡黃色頭髮的男孩從最後幾英呎的岩石壁上滑下來，開始尋覓通向環礁湖的路。雖然他已脫下毛線衫校服提在手裡，但灰色的襯衣卻粘在他身上，頭髮散亂地貼在前額。在他周圍，一條狹長的岩山斷層直通向叢林，一切都沐浴在炙熱之中。他在藤蔓和斷樹幹交錯叢生處艱難地攀登時，一隻長有紅黃相間羽毛的鳥兒一閃就飛向天空，發出一聲像女巫尖叫似的聲音，這時，另一個聲音隨之而起。

「喂！等一會兒啊！」

斷岩邊的矮樹叢搖晃起來，大量的雨珠滴落下來。

「等一等，」這聲音接著說，「我被纏住了。」

黃頭髮男孩停下來，拉了拉他的襪子，似乎這會兒已把叢林當成他自己的家了。

那人又說話了。

「我幾乎不能動彈了，周圍都是野藤之類的東西。」

說話人從矮樹叢中鑽出來，小樹枝刮擦著他那油污的風衣。由於赤裸的膝蓋被荊棘刺傷了，只好躬下身，仔細地把荊刺拔掉，然後轉過身來。他比黃髮男孩矮，但很胖。他一邊尋找安全的落腳處，一邊向前走過來，透過那厚眼鏡片向周圍張望。

「拿話筒的人在哪兒？」

黃髮男孩搖了搖頭。

「這是座島，至少我認為是座島。那是海裡的一塊礁石。也許這裡沒有大人。」

胖男孩顯得有些吃驚。

「有個駕駛員，但他不在客艙，他在前艙。」

黃髮男孩睜起眼盯著那塊礁石。

「那裡面有其他的孩子，」胖男孩繼續說，「有些出來了，他們一定會的，是嗎？」

黃髮男孩開始尋找通向海邊的路，他試圖表示出一種隨便又不太不在乎的樣子，可是胖男孩卻緊緊跟在他身後。

「難道連一個大人也沒有？」

「我看沒有。」

黃髮男孩嚴肅地說，然而這時，他感到一種能實現他野心的喜悅，他竟然在斷崖中間頭朝下倒立起來，向胖男孩咧著嘴笑。

胖男孩想了一會兒。

「那個駕駛員。」

黃髮男孩把腳落了下來，坐在冒著熱氣的土地上。

「他一定是把我們投下來後就飛走了，他不能在這著陸。帶輪子的飛機不行。」

「我們被襲擊了！」

「他會回來的。」

胖男孩搖了一下頭。

「我們下降的時候，我從窗口朝外望了一下，我看見飛機的另一部分向外冒著火。」

他上下看著這個斷崖。

「這就是機身擦過去的時候弄出來的。」

黃髮男孩伸手去摸了摸折斷的樹幹。這時他顯得很有興致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他問道，「現在飛機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暴風雨把飛機捲出海了。一定還有別的小孩在裡面。」

他猶豫一會兒又說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拉爾夫。」

胖男孩等著對方問他的名字，但對方沒有結識他的意思。名叫拉爾夫的黃髮男孩含糊地笑了笑，站起來重新尋找通向環礁湖的路。胖男孩用手緊緊搭住他的肩膀跟著他。

「我想有好多我們的人散布在我們周圍。你沒看見任何其他人嗎？」

拉爾夫搖搖頭，加快了脚步。拉著他被樹枝絆了一跤，摔在地上。

胖男孩站在一邊，艱難地喘著粗氣。

「我姑媽叫我不要跑，」他解釋說，「因為我有哮喘病。」

「哮喘——喘？」

「對，喘不過氣來，我是學校裡唯一患有哮喘病的男生，」胖男孩有點兒自豪地說。

「還有，我在三歲時就戴上眼鏡了。」

他摘下眼鏡遞給拉爾夫看，並眨著眼微笑，然後用不乾淨的風衣擦著眼鏡。一種痛苦和專注的表情使他蒼白的臉變了樣。他擦了擦臉頰上的汗，迅速地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鏡。

「野果子。」

他環視一下斷崖周圍。

「那些野果，」他說，「我想……」

他戴上眼鏡，從拉爾夫身旁走開，彎下身鑽進濃密的葉子中。

「我一會兒就出來……」

拉爾夫小心地掙脫了樹藤的纏繞從樹枝中鑽了出來。胖男孩在他身後哼哼起來，他正忙匆匆地穿越擋在他和環礁湖之間屏障。他爬過一根斷樹幹，才從矮樹林中走出來。

海岸被棕櫚樹覆蓋，在陽光下這些樹木有的直立，有的傾斜，還有的歪倒，綠羽毛似的枝葉直指向百英呎高的天空。樹下的海灘長滿粗糙的野草，被飛機撞倒的樹木被撕扯亂

七八糟，其中還有腐爛的椰子和棕櫚幼枝。後面便是斷層岩形成的空間和森林的陰影。拉爾夫站著，一隻手扶著灰色樹幹，睜著眼睛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。離這兒大約一英里的海面上，潔白的浪花濺落在珊瑚礁石上，再往遠看，那寬闊的海水是深藍色的。在不規則的弧圈內，環礁湖像山地中的湖泊那樣平靜，呈現藍、綠和紫等深淺相間的顏色，棕櫚坡和海水之間狹長的沙灘，一望無邊。

拉爾夫從棕櫚坡上跳下來，沙土厚厚地覆蓋在他的黑皮鞋上，熱氣撲面而來。他意識到自己穿得太多，便使勁甩掉鞋子，一下子就脫下鬆緊帶的襪子。然後再跳上棕櫚坡，脫掉襪衣，站在像頭顱一樣的椰子中間，棕櫚和森林的綠蔭投射到他的皮膚上。他解開腰帶上的蛇形扣，脫下內、外短褲，赤裸地站在那裡，注視著迷茫的沙灘和海水。

他足夠大了，十二歲零幾個月，孩童時期鼓囊的肚皮已消失，但還未發育到愚笨的青春期。你能看出，他可能成為一名拳擊手，他雙肩發育的寬闊厚實。他輕輕拍了拍棕櫚樹幹，終於相信這確是一個島，於是快活地大笑起來，來了個倒立。他又靈巧地站起身跳回到沙灘上，跪下來用雙臂攏起兩堆沙子堆在胸脯上。

「拉爾夫。」

胖男孩在坡上彎下腰小心地坐下來，把坡邊當成了坐椅。

「對不起，我去了這麼長時間，那些野果……」

他擦了擦眼鏡，在胖鼻子上正了正，鏡框在鼻梁上壓出一個深的粉紅色V字。他看了眼拉爾夫的金黃色身軀，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他把一隻手放在拉鏈的末端。

「我姑媽……」

然後他用力拉開拉鏈，把風衣從頭上脫下來。

「得了！」

拉爾夫斜眼瞧著他，什麼也沒說。

「我想咱們要知道他們所有人的名字，」胖男孩說，「列一個名單。」

拉爾夫沒有理解這個暗示，所以胖男孩被迫繼續說下去。

「我不在乎他們叫我什麼，」他說，「只要他們不像在學校裡那樣叫我就行。」

拉爾夫稍微有點興趣。